

现在语文
TEXT TODAY



刘嘉陵 / 著

自由飞行器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刘嘉陵 / 著

自由飞行器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夏 烈

封面设计 徐忠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由飞行器/刘嘉陵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2. 6

(现在语文)

ISBN 7-5339-1612-3

I . 自... II . 刘... III 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003 号

自由飞行器

刘嘉陵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插页 2 字数 184 千字 印张 8 印数 0001—5000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39—1612—3/I · 1429 定价:12. 80 元

献书名单(代序)

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。他们会为我的第六本书高兴的。我也一样高兴,因为我已经让他们高兴许多次了。我刚刚背上书包上小学的情形历历在他们目中,他们会说:“多快呀,一晃儿!”然后念叨着我的乳名,争论起他们对我的培育之功。最后还是母亲占了上风。母亲会对父亲说:“孩子还是随我的面儿大。你虽然比我能写,可你没有生活。你一写文章就问我这问我那的,有这事没有?”父亲哈哈大笑说:“那是不假呀!”争论完,他们一人捧起一本我的新书读起来。读着读着母亲认真了,对我说:“你写你爸比写我多。”我忙说:“下一本我一定补上。”

可惜我的父亲母亲已经永远地长眠了。我要仰望天空,对他们轻声吟诵此书的每一段落。

此书献给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女语文教师。那一年我才十四岁,在那个学校只呆了半年多,就随家里下乡去了。当年一上作文课,她站在讲台上就要说:“今天我们讲评的作文还是刘嘉陵同学的。”现在我要向她承认,我那时的大多数作文都是我姐姐刘宁写的,只有一篇是我自己弄的,还是从当时的报纸上仿照下来的。我的作文本上画满了红色的圆圈,姐姐替我写下的美好语言太多了,语文教师只好将红色的圆圈连笔画出来,就像一条条鲜红的弹簧被用力拉开。

我的老师当年很年轻,戴着近视镜,梳着短发,姓郑。“文化

大革命”在窗外杀气腾腾，可是她身上一点杀气都没有。我当时一面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窃喜，一面担心这位女教师知道父亲被“打到”的事情。但我的担心一直是多余的。郑老师今年至少六十岁了，真希望她能继续讲评我这本作文。

此书献给我的哥哥姐姐们。除了姐姐刘宁，我的哥哥刘齐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。我当年的许多文章都遭到他的严厉批判，以至“体无完肤”，这下可我把逼上了梁山。我永远感谢他对我的真正爱护。令人喜欢的是，《现在语文》这套丛书中也有他的一本：《球迷纪事》。

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女儿。她们对我的作品看都不看，我十岁的女儿甚至一见我坐在电脑前，就对我说：“爸，你又写狗屁文章了。”感谢她们对我文字的冷落，使我一直保持清醒，知道了一个连自己的妻儿都征服不了的写手还差得远呐。

此书献给我的外孙子（也许是外孙女，也许还是个龙凤胎呢）。那时我已经很老了，与其絮絮叨叨地给他们讲“那过去的事情”，不如丢给他们一本《自由飞行器》，让小男小女自己看。别对他们说什么沉溺于电视、网络是一种堕落，至多建议他们读一本泛黄的旧书休息休息。

此书献给我在工厂、农村、知青点、学校和我生活过的所有地方的弟兄们。没有他们，我今天的写作就会大打折扣，没话找话，装嫩，扮酷，煽情，捅胳肢窝，浪费许多双胶的好纸还自我感觉良好。

此书献给与我有缘的所有读者。

目 录

自由飞行器

献书名单(代序) / 1

 面积 / 1
 金窝银窝 / 4
 安副车壳走四方 / 7
 自由飞行器 / 9
 等候电梯 / 11

 卡拉OK / 13
 午夜调频 / 16
 中年男子 / 19
 我的耶利亚女郎 / 21
 听黑人歌手歌唱 / 24
 送你件礼物终身相伴 / 27
 学钢琴的孩子们 / 29

 扬眉吐气的岳父 / 31
 学着生活在古代 / 33
 保护最后一只老鼠 / 35
 停电的夜晚 / 37
 如果我妻子女儿都是球迷 / 39

 冬夜事件 / 41
 挪自行车的汉子 / 45
 衰老是何时开始的 / 48
 静悄悄的冬日午后 / 50
 代先父回信 / 54

- 60 / 招呼
62 / 大学时代
64 / 一个未来丈人的自白
67 / 脚文化研究会
69 / 集体口吃
71 / 猜谜文化
74 / 话说好人
- 78 / 如果我写电视剧
80 / 复制时代
82 / MTV 随想
85 / 炒旧教材的鱿鱼
88 / 我们一块架起炒锅
90 / 又一个可以旅游的节日
92 / 好热的七月
94 / 我们又说起了电视
- 97 / 款
105 / 淡季
111 / 城市ABC
118 / 我是沈阳人
139 / 人活四季
151 / 奔走在中国最东部

中国二胡 / 158
击掌叫好 / 161
夜观皮影 / 165
关东二人转 / 173

反面人物 / 182
我这里举红灯 / 197
最高指示唱起来 / 212
我的教唱生涯 / 226
七十年代后期 / 237

面 积

上下五千年，什么事儿最让我们伤脑筋、动肝火、挖空心思？是面积。什么事儿最让我们陶醉、扬眉吐气、奔走相告？还是面积。建筑面积、使用面积、人均面积……我们脑子里装的尽是这些东西。

一个朋友喜迁新居，请来众兄弟“燎锅底儿”。弟兄们一面在新居四处背着手打量，一面要问：有多少面积啊？主人谦虚谨慎地说：才一百平米，不大，不大。有人便问：建筑面积还是使用面积啊？主人答：使用面积。又有人说：我说呢，这还不大呀，都快赶上天安门广场了。使用面积就一百平米，建筑面积还不得一百四五十平米啊？有人又说：有啦有啦，你混得真不错。主人说：哪里哪里，我们那儿和我条件差不多的人都一百七十多平米了，我这算是吃了亏的。还有人马上就说：知足吧你呀，我的建筑面积才和你的使用面积一般多。有人接着说：我的建筑面积连一百平米还不到呢。众人便感慨万千起来，大家都忆起了老少三代同居斗室的昔日岁月，同时又都暗下决心，早晚要奋斗到二百多平米的面积，不然我们的人生价值靠啥来证明啊？

早年间我们对面积的希望都是很朴实的，百姓化的，我们总说自家的房子是“屁大个地方”。而终于有一天，我们的房子已经相当宽绰了，这时候我们对面积的希望就掺进了别的东西，这已经同身体对空间的呼唤没多大关系了，越来越像竞技和打擂。即

使你比他少住个三平米五平米，也觉得脸上无光，心生恶意。凭什么他能住到一百七，我就不能啊？想当年我住两室一厅那会儿，他一家三口还住插间呢！没想到几年不见，一个癞蛤蟆也摇身一变，成了白天鹅，还他妈物业管理呢。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咱们走着瞧！

我们的房间越来越多，客厅越来越大。有时候上班的走了，上学的也走了，自己在客厅里咳了一声，嗡嗡的回声吓了自己一大跳。心说，曹禺先生的话剧《雷雨》最后一场，周朴园没着没落地自语道：“都走了，这屋子……真静啊……”不就是这副情形么？我们于是变得好客起来，就是一个和我们没什么深交的家伙，我们也死乞白赖地往家里请，非要让那小子见识见识我们的“跃层”，甚至想扭着他在客厅里舞上几个回合，让他明白明白，我们这么些年到底混得怎么样。士别三日，你小子得对咱刮目相看。

现如今，我们家也多少有了些“面积”，我一方面觉得对面积的焦渴一如既往，而另一方面，也多少有了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后的志得意满。如果一家三口都在家，我就想，现在我们家人均面积才三十多平米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呵。如果老婆出差了，就剩下我和女儿，我又想，现在，我们家人均面积已经增到五十多平米啦，差强人意，差强人意喽。而如果女儿也上了学，我就兴奋得心惊肉跳，暗想，我们家人均面积一下子变成了一百多平米！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……这时候如果我上街买菜，心绪便烦乱起来：我身子占的面积比在家里更大了，大得无边无际，有一亿多平方米，但这已经不是“我们家的面积”了，就像电梯和楼道里的公用面积。不成，我得赶紧回家，呆在“自个儿的面积”里。

自从和面积摽上劲后，我走到任何地方，用的都是“面积”的

思维。我老是想,我的办公室有多大面积?我们单位的走廊和会议室有多大面积?大西菜行有多大面积?中华剧场有多大面积?北方图书城有多大面积?市府广场有多大面积?……越想这个见鬼的“面积”,越觉得自己屈得慌。我估摸着即使有一天,我们家的面积一万多平方米了(相当于一个特大的足球场),我还是幸福不起来,因为到那时候,我肯定还会义愤填膺地觉得,某某家伙居然住到了五万多平方米(比四个特大足球场还大呢),他工龄有我长么?他凭什么呀!

金窝银窝

怎么办呢?我们还是嫌自己的“窝”小。我这里琢磨出个面积增大法,供诸位面积爱好者参考。

可以把厨房、厕所甚至餐厅统统弄到阳台上去,这样就会节省出至少十平米的面积。你把它改造成健身房,穿上紧身衣裤,在里面蹦呵跳呵,再弄台健身器摆着,挺时尚吧?不过这有个技术问题,小小的阳台无论如何没法同时容下厨房、厕所和餐厅。得把阳台也同时增大了。城市里的许多阳台都借着换新窗的机会向外面扩张,里外探出了一尺多,如果是个三米长的阳台,就等于在半空中平添了一平米呀。可是仅仅探出去一尺,也还是于事无大补,最好是探出去三尺,合计占空中三平米。你把厨房和厕所放在原来平台的地面上,而把那空中的三平米当做餐厅,每顿饭拾几级台阶而上,坐在“平台的平台”上用餐,就像在彩电塔上的空中餐厅一样,无限风光,尽收眼底呀。此外还有个更加得寸进尺的办法:可以仿照古代城池门外的吊桥,用两条铁索,把一块五六平米的大木板吊在自家平台的外面。家里来客人了,就把吊桥放下去,置一圆桌和一架遮阳伞,再配上八到十只塑料椅,大热天的,在吊桥上吃饭,只要注意安全,要多风光有多风光。哥儿几个那酒正喝得兴高采烈,楼下居民组大婶忽然仰天长啸:你们×楼在干什么呢?那可是共和国的领空啊,成你们家的地方啦!哥儿几个就垂下头回答:对不起啦,再开最后一瓶,咱就把吊

桥收了，回去吃主食！

现而今是个“厅儿”的时代，你混得好与不好，就看你们家“厅儿”的米数了。我至今还没听说哪位嫌自家的“厅儿”大呢。本来已经有了三四十米的大厅儿，可那位先生还是说：小了点，小了点啊。看人家美国篮球明星乔丹，开着车回到家，进了院门，又开了五分钟，还没到住宅呢。人家那“厅儿”，还不得像北京音乐厅那么大呵……于是我又琢磨出个客厅增大法；当然，不能再故伎重演了，只能采取相对增大法。比方说，你们家全部面积八十几米，厅儿才十几米。我建议合并同类项，把房间集团化了，两间卧室合并成一间，书房和餐厅也硬合在一起，这就能节省出不小的空间来补充厅儿的不足。据说现在的大趋势是卧房和书房越来越小，厅儿越来越大，因为人的读书和休息都越来越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给别人看的“厅儿”。厅儿里除了电视和沙发，什么也不许放，所有东西都和床一样，挤到哪个不给别人看的小地方去。于是就有了更好的点子：干脆把所有墙壁统统凿开（使用面积陡然增大），整个八十多米的地方就一个“多功能大厅儿”。客人来了，一推开门：哇噻！好大的“厅儿”哎！八十多平米，光吊灯就三组，此外还有壁灯、筒灯、台灯、多用落地灯……这要是开个家庭Party，一点儿说的没有！可是干别的事情都在什么地方啊？别急，请随俺细细观瞧。每个墙角都遮着个小屏风，分别挂着四块白地儿红字小牌，上写道：多功能大厅学习处、多功能大厅休息处、多功能大厅用膳处、多功能大厅方便处。

面积到底增大了，心满意足后，又开始有了新的不安。金窝银窝，可再好的“窝”也有个用旧的时候呵，要让它永远青春不老得怎么办呢？思前想后，最好的办法是，不设厕所，也不设厨房和餐厅，在外面吃喝拉撒。或者干脆，一家人彻底不用那个“窝”了，都到外面四处找宿儿，一个月回家大扫除一次，然后把家具用塑

料布仔细苫好，关严窗，锁紧门，继续流浪。十年以后，那“多功能大厅儿”还八成新呢。

安副车壳走四方

我也是个爱车族,但我只有骑自行车的条件。等我真的有了车,现在的有车族大概都开上了私人直升机。人家会说:都什么时代了,这师傅还在地上开车呢!

这可不行,我现在就得有辆小汽车。没有条件,创造条件也要上。受国庆大典中一辆辆包着漂亮外壳的彩车,还有许多年前流行过的假衬领的启发,我有了个好主意:求能工巧匠按照时下最流行的小汽车的款式,用有足够强度的硬塑塑造出若干种汽车外壳,白色的丰田加美,黑色的奔驰,红色的宝马,绿色的法拉利……车壳里全部配有假方向盘,假操纵杆,但音箱和驾驶台前面的空气清新剂是真的。我还须对自行车进行一番改造,干脆按照小汽车内瓤大小,特制一台四轮加重自行车,每个车轮处都配一个座位和一副脚蹬子,左前方的自行车把手就直接镶嵌在假方向盘底下,这么一弄,方向盘也弄假成真。

车壳安好后,我们全家就可以外出旅游了。我坐在司机的位置上,老婆孩子坐我的身旁身后,最好再邀一位身强力壮的哥儿们,四副脚蹬子同时运作。这辆新车最大的问题恐怕要出现在方向盘上,弄不好就一个劲地左转弯,在方圆十几米内兜圈子。但即使这样,我们的爱车愿望也初步获得了满足。实在不行,在驾驶台右边也安个方向盘,两位前排驾驶者互相制衡,共同确保大方向,让车辆沿着正确轨道勇往直前。

晴朗的初夏，一大早我们就爬起来，开着我们心爱的“奔驰”或“宝马”向大海边挺进。全家人齐心合力，面色红润，气喘吁吁，最高时速每小时十公里。累了我们就歇上一会儿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，然后把刚才用过的车壳折叠起来，再换上另外一副。来来回回走上几天后，路边卖水果的、卖青苞米的、加油站的人们都撂下手中的活计，站在路边和我们搭话：你们到底有几辆车呀？我们回答说：不多，也就是四五辆吧，总开一辆车有什么意思？都数字时代了。卖水果的老大爷说：你们这车可不忒快呀。卖青苞米的大嫂说：你们怎么个顶个都满头大汗呢？加油站的小伙子说：要不要加点油？我们笑道：这是人力小轿车，丰田第三十二代，不用油。也就是在这荒郊野外比机动车慢吧，在城里赶上了交通高峰，我们跟它们脚前脚后。

开这样的“车”肯定滑天下之大稽，荒天下之大唐，惹来一片讪笑之声。但作为补偿，我女儿身材非常健美，我妻子不再失眠。我自己呢，厌食症也不治而愈。

自由飞行器

生活在都市里，每天的行动都是那样迟缓。骑自行车就不必说了，坐车也还是快不起来。坐在出租车司机旁边，耳朵里灌满了交通台小姐的提示：黄河大街塞车严重，建设大路塞车严重，北陵大街塞车严重，南八马路塞车严重……都市里的人们常有一种梦魔中想跑又跑不起来的感觉。

许多世纪前，人类就一直渴望飞上蓝天。后来，这个愿望通过飞机实现了。但这只是人类愿望的一部分。还有的发明家，一直渴望发明一种人工翅膀，让一个个“个体”飞上蓝天。这种渴望由于条件限制和庸人们的嘲弄，一直没有实现。这是人类的一大悲剧。人类仰望着蓝天声称：要保护鸟类。而鸟类从高空俯视着脏地上的芸芸众生说：我们还想保护你们呢，瞧你们这么半天，才走了几个十字路口？

从小就眼热高空中的苍鹰，它们扇动双翅时在疾速飞行，可翅膀一动不动时仍在徐徐滑行。我们不是总说自己是“万物之灵长”么？怎么就不能安一副机动的翅膀（机型像人样的大风筝），也在高天上自由自在地滑行？如果让一部分人先飞起来，都市的交通状况都可以改观。我们先允许几千架自由飞行器在城市的上空试飞（以后的数量也要控制），每个人都经过培训、考取驾照，办理好各种手续，缴纳各种名目的“飞行管理费”，然后上天。以后还要定期大修，重新飞升时在机翼上用大字标出“磨合”字